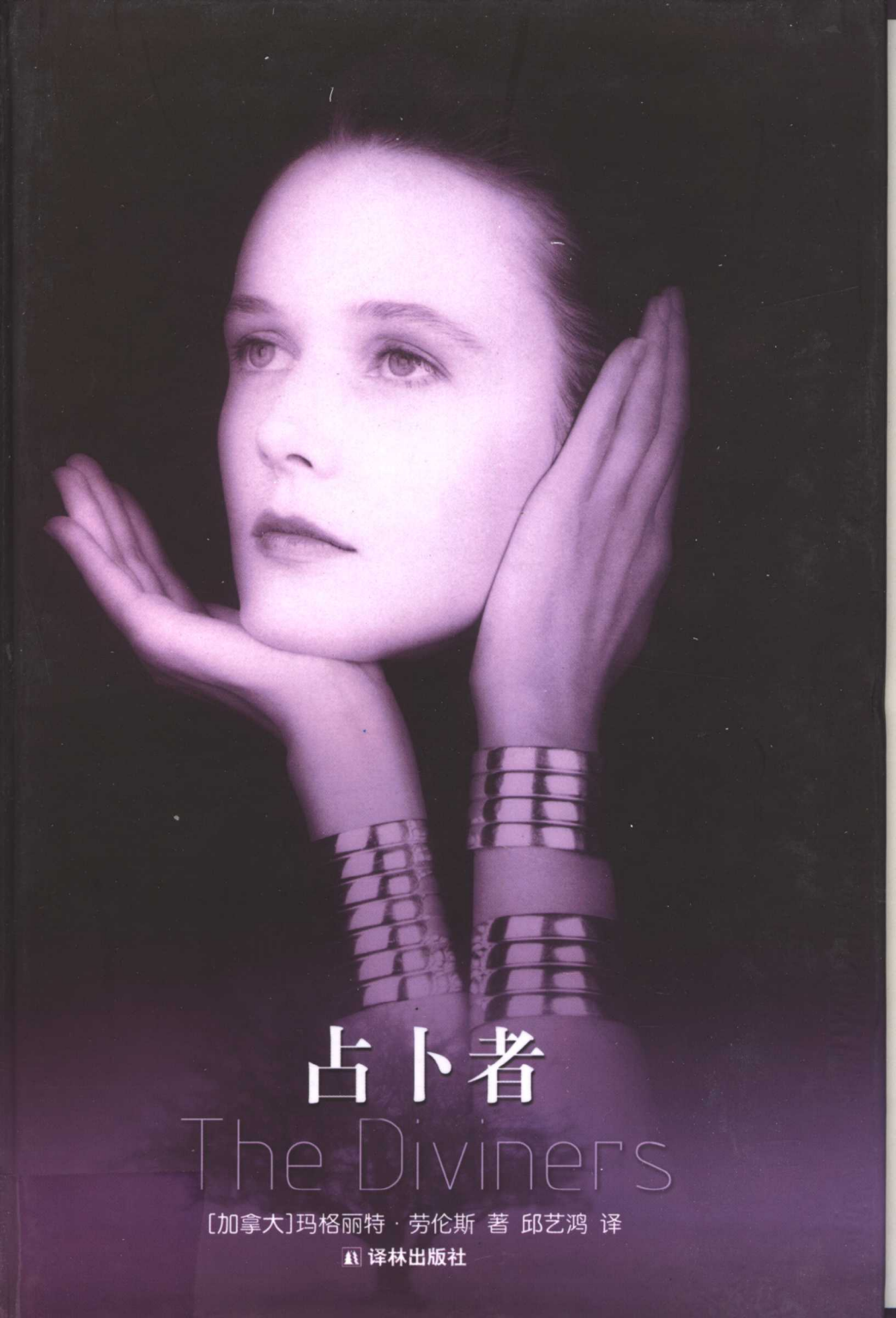




占卜者

The Diviners

[加拿大]玛格丽特·劳伦斯 著 邱艺鸿 译

译林出版社



占卜者

[加拿大]玛格丽特·劳伦斯 著 邱艺鸿 译

THE DIVINERS

译林出版社



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占卜者 / (加拿大) 劳伦斯 (Laurence, M.) 著; 邱艺鸿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3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The Diviners

ISBN 7-80657-577-4

I. 占... II. ① 劳... ② 邱...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598 号

Copyright © 1974 by New End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091 号

书 名	占卜者
作 者	[加拿大] 玛格丽特·劳伦斯
译 者	邱艺鸿
责任编辑	谭小凤
原文出版	VIRAGO PRESS Limited, 198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625
插 页	4
字 数	366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77-4/I·434
定 价	(精装本)23.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条双向流淌的河

——玛格丽特·劳伦斯和她的《占卜者》

—

玛格丽特·劳伦斯(1926—1987)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文学复兴时期举足轻重的作家之一,一生著作甚丰,作品包括小说、杂文和儿童故事。她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以她在非洲的生活经历为创作素材的时期,另一是以她虚构的加拿大西部草原小镇马纳瓦卡为创作背景的时期。在加拿大,玛格丽特精心建造的马纳瓦卡小镇就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在文学殿堂中熠熠生辉,行人不由得驻足凝望。

玛格丽特·劳伦斯婚前名叫琼·玛格丽特·威米斯,1926年出生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的草原小镇尼帕瓦,是苏格兰—爱尔兰后裔,幼年双亲俱逝,后被姨妈收养。玛格丽特年纪很小便崭露写作的天赋,中学时就有作品散见校报报端。她十八岁离开家乡到现在的温尼伯格联合学院读书,毕业后受聘为《温尼伯格城市报》的记者。1947年与水力工程师约翰·劳伦斯喜结连理,育有一子一女。

1950年因约翰的工作需要,玛格丽特举家迁往英国,后至索马里,1952年又搬迁到加纳,在那儿前后共生活了五年,1957年后回到加拿大温哥华。非洲的经历为玛格丽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贫穷树》(1954)是她收集并翻译的索马里诗歌和民间故事集,游记《先知的驮铃》(1963)取材于她在东非的所见所闻,第一部长篇小说《约旦河此岸》(1960)和短篇小说集《驯服明天者》(1963)写

的是加纳的成长及其为争取生存、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情形。自此,争取生存、自由和独立的主旋律便经久不衰地回响在她的每一部小说中。

1962年玛格丽特与丈夫分手后,携两个孩子再度移居英国白金汉郡。在那儿,她完成了四部以虚构的加拿大西部草原小镇马纳瓦卡为背景的小说,即《石头天使》(1964)、《上帝的玩笑》(1966)、《火中人》(1969)和短篇小说集《屋中的小鸟》(1970)。其实,1957年玛格丽特从非洲回到温哥华之后,便开始了《石头天使》的写作。1964年小说一经出版就赢得评论界如潮的好评,从而奠定玛格丽特在加拿大文坛的重要地位。在这部小说中,玛格丽特用充满同情的笔触记下了九十高龄的老妇哈格·希普利来日无多的回忆,揭示了一个妇女认识自我的漫长历程。哈格总在问:“人怎样可以了解别人?”而玛格丽特正是想通过这个问题回答“人怎样才能了解自己?”。哈格活了大半辈子,终于看清自己与儿子们的关系,这时她才开始真正了解自我,并接受自己在生活中所扮演的种种角色(而这些角色正是她以前所逃避的)。1966年问世的《上帝的玩笑》讲述的是三十四岁的单身小学教师雷切尔·卡梅隆困在自我的牢笼中的故事,荣膺1967年的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并被改编成电影《雷切尔,雷切尔》。雷切尔一直认认真真地扮演着循规蹈矩的乖巧女儿形象,陪伴着母亲,直到她与一个有妇之夫有过性关系,并疑心怀上他的孩子时,才发现她无法接受家乡小镇马纳瓦卡压抑、窒息的氛围。故事的最后她琢磨着离开马纳瓦卡到温哥华去,说不定繁华的大城市不会那样的压抑。1969年出版的《火中人》似乎是《上帝的玩笑》的续篇,作者试图通过生活在温哥华的主人公斯坦希——雷切尔的姐姐,回答雷切尔的疑问。这个有着四个孩子的家庭妇女整天围着丈夫孩子转,根本没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写作,她显然在为此苦恼不堪,甚至尝试着背离家庭。看来,雷切尔想通过逃往大城市来摆脱那些令她窒息

的烦恼显然此路不通,那么这些女子可以逃往何处呢?1970年出版的《屋中的小鸟》,收集了玛格丽特的八个短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温内莎·麦克劳德成长的烦恼和快乐。

1973年玛格丽特返回家乡,居住在安大略的雷克菲尔德。1974年她完成了马纳瓦卡系列的大结局《占卜者》。此书发表后,玛格丽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希望读者能将这五部小说当成一部来读。她的用意不难揣摩:在这部小说中,虽然马纳瓦卡的模样依旧,前面几位女主人公因性别差异带来的压抑和困惑依旧,生活的不完美也依旧,但是她们对在恶劣的现实中如何不迷失自我、人生意义何在的追问在这儿却似乎有了一个答案。此后,玛格丽特虽然出版了四部儿童故事和一些评论文章,但是她却再也没有涉足长篇小说的领地。她把主要的注意力投向了社会活动之中,投向了促进和平、妇女平等和保护环境等她所热衷的事业之中。1987年1月5日玛格丽特悄然与世长辞,时年六十一岁。

二

玛格丽特素以文笔洗练优美、主题鲜明而享誉加拿大文坛。《占卜者》是她创作的一部篇幅最长的散文体小说,也是她推出的关于马纳瓦卡小镇的最后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玛格丽特于创作技巧和人物刻画方面都做了新的尝试。此书一问世便摘走了该年度的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和莫尔森奖,被《纽约人》誉为“一部构思精巧、文笔优美的小说”,是1975年“加拿大优秀小说”和1979年“全美优秀小说”。

《占卜者》主要讲述的是女作家莫拉格·甘四十七年的坎坷经历。这部作品延续了前几部马纳瓦卡系列小说中的基本主题,即个性独立、性格刚毅、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如何在男性占优势的世界里发现自我、发挥自己的才能、探索人生的意义。小说中,莫拉格从逃离马纳瓦卡和克里斯蒂到接受并认同马纳瓦卡和克里斯

蒂,直至最后定居在一处与马纳瓦卡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的麦康纳尔农场,恰恰反映出莫拉格从寻找自我到接受并认同自我直至有所超越的过程。

小说采用的是复线式并行线索:一条线索是以现在时态低调平静地叙述自己、女儿以及邻居们的生活;一条线索是以回忆的方式动感而激烈地揭示自己的过去。这样的结构设置显然有其深意——强调女主人公内心视境的差异,通过现在与过去的对比和参照,揭示莫拉格·甘现今这种云淡风清、类似旁观者的心态,是一个成熟女子经历过坎坷人生的凄风苦雨之后与生活达成妥协的结果。或者以更积极的心态来看,是莫拉格·甘在现实社会中寻寻觅觅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最佳生活模式的反应,尽管这种生活模式充满遗憾和无奈,隐隐透着一个要强女子得中有失的孤寂和悲哀情绪。

《占卜者》全书由五个部分组成,共十一章。第一部分与第五部分篇幅都只有短短十页左右,中间三个部分篇幅长度相当,都有一百多页,因而小说的结构显得相当对称而且优雅。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作者巧妙地采用相似的意象隐喻作品的主题:人的生活不仅仅是他当下的生活事件,过去的生活(包括祖先)也是现在他之为他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小说的开篇,莫拉格眺望着窗外熟悉的景致:

河水双向流淌。水的流向是自北向南,而风却通常打南面吹来,风过处,青铜色的水面朝北漾起层层涟漪。这种矛盾现象看似绝无可能,此时却清晰地展现眼前。这条河莫拉格已经守望了多年,然而,此种景致依然叫她着迷。

小说的结尾,这个诗一般的意境再度出现,呼应着开篇的氛围,再次暗示人的过去在现时以及未来的人生之河中占据着不可

磨灭的重要地位。

莫拉格走出房子，穿过草地，到河边看风景。夕阳，已经坠得很低，照射着水波，青铜色的水面再度点燃一排排小小的灯火。河水从北向南流淌，水流清清楚楚，就在这时，刮来一阵南风，将水一层层地向北吹去，霎时间水面呈现常见的景象，河水似乎双向流淌着。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直到天地悠悠。

第一部分“清流依旧”对小说主人公作了一个交代。莫拉格·甘是位四十七岁左右的成功女作家，与丈夫布鲁克离异多年，独自带着她与混血儿男友朱尔斯·托纳尔所生的女儿——十八岁的皮珂——住在麦康纳尔附近的一个农场里。故事开端，莫拉格正为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两件大事寝食难安：一是十八岁的女儿皮珂再度不辞而别去了西部；二是手头的小说卡壳了。她不由自主地找出旧照片，打开记忆库电影的大门，回忆起自己失去双亲后被父亲一战时的战友克里斯蒂·龙根和普琳·龙根夫妇收养的经过。

小说的第二部分“垃圾场”（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描述了莫拉格到养父母家至高中毕业准备去省城读大学的经历。莫拉格的养父母克里斯蒂·龙根和普琳·龙根长相奇异，地位卑微，家境贫寒。克里斯蒂自愿当镇上的垃圾清扫工，被镇里人称为“捡破烂的”，为此，童年的莫拉格受尽羞辱。天性倔强的莫拉格个性独立，为免遭欺侮，她像个假小子一般行事。莫拉格从小喜欢文学，她知道“将来做什么，但她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半个字”。她这个秘而不宣的抱负就是把写作当成自己的工作。高中临毕业前发生的两宗惨痛事故坚定了她离开马纳瓦卡的决心：一是好友伊娃·温克勒不慎怀孕，自行堕胎，险些丧命；二是第一任男友朱尔斯·托纳尔的妹妹皮珂特·托纳尔因遭丈夫抛弃，一蹶不振，酒醉后，自己连同两个孩子

不幸被火烧死。

小说的第三部分“锡安的圣殿”(第五章至第七章)集中描绘了莫拉格与大学英语教师布鲁克·斯科尔顿博士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离异的生活经历。莫拉格来到温尼伯格大学后很快与大学的英语教师布鲁克·斯科尔顿博士相恋结婚,后随夫移居多伦多。同布鲁克相处渐久后,她慢慢发现自己的婚姻生活宛如“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如同“一座令人窒息的塔”。她渴望成长、受到重视,但是布鲁克只把她当成“孩子”看待,对她的写作并不真的关注与鼓励;她也渴望创造生命,生个孩子,但布鲁克再三推脱,不愿应允。等她终于明白自己与布鲁克其实一直生活在彼此的想像里,这桩婚姻根本是扼杀了真正的她,于是借着与靠在酒吧唱歌餬口的朱尔斯不期重逢的机会,她背叛并勇敢地离开了能够赋予她安逸生活的丈夫。

小说的第四部分“歧路彷徨”(第八章至第十章)是莫拉格成为母亲与作家的人生重要转折点。她怀着对未来的忐忑不安,带着跟朱尔斯孕育的腹中胎儿,只身来到西部海滨城市,开始了卖文为生的清苦而艰辛的生活。女儿皮珂出世后,莫拉格忧心忡忡,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独自抚养女儿长大成人。后因房东范·布雷第的变故,她带着皮珂来到向往已久的英国伦敦,希望不久的将来还能到苏格兰走访祖先生活过的萨瑟兰。在伦敦杰·参普孙的“阿格尼斯特书店”上班时,她结识了画家丹尼尔·麦克雷斯,成为他的情妇。他俩的情人关系在莫拉格携皮珂到丹尼尔的老家克隆姆布拉奇度假的那次旅行中结束了。她明白到丹尼尔离不开那个默默操持家务、替他生养了七个孩子的妻子布赖迪,而像莫拉格这样有独立思考、能与他争论长短的女人只是他偶尔的需要。与丹尼尔关系的终结,使她意识到并接受了一个现实:自己的个性和工作性质注定了她不能与男人建立长久的关系。那次旅行还让莫拉格明白了另一件事:她不必走访令她魂牵梦绕的萨瑟兰了。她意识到“那是一个

神话。属于克里斯蒂。是克里斯蒂的家园。”克里斯蒂的家才是她真正众里寻她千百度的家。直到这时她才真正接受并认可了克里斯蒂、马纳瓦卡以及她自己的过去。她带着皮珂回到加拿大。不久克里斯蒂去世了。在他临终时，莫拉格对他说：“在我心底，你一直是我的父亲。”她与皮珂搬进了跟马纳瓦卡相似的麦康纳尔小镇的一栋农舍安居下来，在那里结识了无所不晓的水井占卜者罗伊兰德。

小说的第五部分“占卜者”(第十一章)中皮珂准备第三次前往西部，去和马纳瓦卡奔马山深山沟里的叔叔雅各一家一起居住，替他们照顾他们收养的众多尚未上学的孩子，莫拉格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皮珂的选择；朱尔斯·托纳尔患喉癌去世；罗伊兰德神秘的占卜能力消失了：

那个天赋，或者是上帝的某种恩赐，管它是什么，终于被取出来了，准备交与他人。

莫拉格也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她的写作能力——用笔占卜生命的奥秘的恩赐总有一天也会被收回，交与继承者。但她已经获得了一个信念，不去追问她的工作的意义，在什么方面有效，她只管在天赋还未消失之前继续做下去。看到罗伊兰德的神力消失后，她沉思着：

至少，罗伊兰德知道他是个真正的占卜者。那一口井就是铁打的证据。水，真正湿漉漉的水，可以摸，可以喝。莫拉格的魔力表现为另外一种方式。她从不知道它是否有效，也不知道它有多有效。她无从知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做。”

三

“占卜”在小说中是个暗喻，暗示通过每人特有的天赋挖掘人生意义和真相的能力。小说中的罗伊兰德是个奇人，他凭借一根柳枝便能神奇地占卜出水井的位置。尽管不少人著文说，这个人物显得牵强附会，但他的确是玛格丽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特意安排的一个引子，旨在“抛砖引玉”，引出莫拉格对自己的工作——写作的意义的探询。莫拉格通过观察罗伊兰德神秘的占卜水井的能力，渐渐意识到像她这样的作家，在混乱、任意、居无定所、留下无数未经整理的头绪的生活中，利用手中的笔，通过严格细致的筛选，将人生中最重要时刻以小说的形式揭示出来，应该说也是一个占卜者，只不过她占卜的道具是自己写的小说。一旦莫拉格的占卜者身份确定之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克里斯蒂、拉扎勒斯、朱尔斯，甚至皮珂——也就自然而然加入到了占卜者的行列。他们与罗伊兰德和莫拉格一样，同样具有属于自己的“天赋或上帝的某种恩赐”，同样拥有需要不断了解的属于自己的历史，同样探问着活着的意义。玛格丽特试图告诉读者，“天赋或上帝的某种恩赐”的表现形式林林总总，它可以是占卜水井的能力，亦可以是写作的能力；可以是讲故事的本领，亦可以是作曲的本领。譬如，克里斯蒂（莫拉格后来认识到他是她此生遇见的第一个也是最了不起的占卜者），能够通过一堆堆臭气熏天的垃圾，明察秋毫地看出马纳瓦卡小镇中产阶级极力掩饰的生活真相，能够凭借对父母双亡的小莫拉格的不动声色的爱，编造出一个又一个关于她勇敢坚强的祖先的故事，在精神上给予她“一块立足之地”，使她能够面对马纳瓦卡小镇势利的冷眼，并勇敢地踏上实现自己梦想的道路；比克里斯蒂地位更不堪的混血儿拉扎勒斯，也是通过故事的形式，告诉孩子们与历史书上截然不同的混血儿真正的辉煌历史，尽管后来他的孩子们在现实的夹缝中命运不一，但他却留下了一个充满

爱意、在奔马山深沟里收养众多孤儿的雅各；朱尔斯则是在尝试过各种工作之后，毅然选择了演唱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哪怕只能在小酒馆里，对着醉醺醺的客人），告诉听众他的祖先和他的家人是多么地不幸，同时又是多么地了不起，他的歌曲成了女儿寻找和发现自我的一个重要线索；甚至皮珂——莫拉格和朱尔斯的继承人——也尝试着谱写自己的歌曲，开始了挖掘自己的历史的人生旅程。人生的意义，在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眼里，似乎就是存在于利用“天赋或上帝的某种恩赐”寻找人生真相并对真相予以接纳和超越的过程之中。莫拉格的人生旅程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

为凸显对人生意义的肯定这一主题，玛格丽特在卷首借用加拿大著名拓荒诗人阿尔·帕迪的诗集《活着》中的诗歌《罗普林·米尔斯》中的两句诗作为卷首引语：

可是他们曾经生活过
并给后代留下了立足之地

暗示着主人公莫拉格的人生虽有残缺，充满遗憾，但她至少为她的继承者皮珂留下了一块“立足之地”，就像克里斯蒂和普琳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为她留下“立足之地”一样。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流动，仿佛莫拉格门前那条双向流淌的小河。人的生活不仅仅是当下的事件，过去、历史、祖先早已化着金线，密密实地织入现在这块锦缎中了。或者爱和信念的魔杖能令僵死不动的过去流动起来，悄悄潜伏在现在的水流之下，然后一起汇入未来的汪洋大海。

关于小说精妙的写作技巧，梅特兰在“后记”中有详细独到的分析，在此不必赘述。但需要一提的是，原著不仅文字优美，而且语言极富加拿大地方特色，可惜译者笔力不够，无法再现原有的加拿大风味，遗憾之至。

本书的翻译得到好友刘雪岚、杨靖和萧萍等人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都是她们通过各种渠道帮助解决的。更值得感谢的是，杨靖和萧萍以极大的耐

心,几乎是一字一句替译者校对了整本书的译稿,找出了许多不妥之处,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另外,译林出版社的编辑袁楠将尚未出版的《石头天使》的译稿寄给译者参考,为译者的翻译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借此机会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邱艺鸿

2001年9月5日于厦门

可是他们曾经生活过
并给后代留下了立足之地

——阿尔·帕迪^①《罗普林·米尔斯》(约 1842)

^① 阿尔·帕迪(1918—),加拿大当代诗人,被誉为加拿大“人民的诗人”。

目 录

第一部分	清流依旧·····	1
第二部分	垃圾场·····	19
第三部分	锡安的圣殿·····	172
第四部分	歧路彷徨·····	297
第五部分	占卜者·····	449
歌集·····		467
后记·····		477

第一
部分

清流
依旧

第一章

河水双向流淌。水的流向是自北向南，而风却通常打南面吹来，风过处，青铜色的水面朝北漾起层层涟漪。这种矛盾现象看似绝无可能，此时却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这条河莫拉格已经守望了多年，然而，此种景致依然叫她着迷。

晨雾已散。空中群燕翻飞，它们朝河面俯冲，翅膀不时掠过水面，而后又盘旋飞转而上。莫拉格在一旁观望，竭力摒弃心中杂念，可是办不到。

皮珂离家出走了，想必是夜里走的。她留了张纸条在厨房的桌子（兼做莫拉格的书桌）上，纸条塞在打字机里，一个莫拉格肯定看得到的地方。

请不要紧张，妈。我能照顾自己。打算去西部。一个人去，至少目前是这样。戈德若有电话来，告诉他我落水死了，尸体正顺流而下，头戴水藻和死米诺鱼编成的花冠，像奥菲莉亚^①一样。

嗯，这女孩的文笔还算不赖。或许有点卖弄之嫌，但还过得去。噢，老天，这可不是好玩的。皮珂今年十八岁，才刚刚十八岁。乳臭未干，少不更事。但她毕竟已经十八岁了。要是上次她没有

^① 奥菲莉亚，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情人，后来溺水而死。